驾游美洲（7）

游走“女神”曼哈顿的脚

■金锦潘

从地图上看，曼哈顿就像一只女神的纤纤玉脚，羞涩地伸进哈得逊河。闻名世界的联合国大厦位于脚跟，看起来像一张巨大的玻璃帆，气势非凡，整装待发。

路边一字排开100多面会员国的国旗，寒风起过，呼呼作响。

从第八大道过去，正经著名的时报广场，看起来却小得可怜，尤其是在高楼大厦夹缝中，就像一块豆腐。四周是无比鲜艳的广告，高大的电子屏幕上还有中央台的新闻。

全长不过600米的华尔街位于女神脚上，插着三面星条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斜对着美国最早的国会大楼，在此宣誓就任美国首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化为铜像风度翩翩地站在门口。街上只有一拨拨游客在安静地拍照，墙角席地而坐的一位白胡子老人吹着伤心的歌曲。游走在街道上，忽然会觉得此地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庄重与肃静，就像平静的湖面忽起狂澜，从这里刮起的金融风暴会席卷全球。

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邻居，美国古老的圣三一教堂不仅见证了华盛顿在此就任总统，也见证了华尔街的风风雨雨。在摩天大楼夹缝中，教堂的十字尖顶已显得十分渺小。推开圣三一教堂的门，里面是另一番景象：乐队在指挥带领下，面对着据说是全纽约最古老的彩绘玻璃，正在演奏一首“安魂曲”——这是我想象的，因为听了让人觉得特别安静，哪怕最浮躁的心也会沉静。这里，虽近在咫尺，却把华尔街的风风雨雨关在了门外。

自由女神之一

在五座摩天大楼下面，我找到世贸中心遗址。曾经的双子大厦被夷为平地，代之是一个巨大的喷水池，源源不断，好像流不尽的泪水。这是恐怖主义留给美国永远的痛！许多人在此拍照，也有许多人在此低头祈祷。

在这曼哈顿女神脚趾上陈列着的华尔街、老国会、圣三一教堂，以及世贸中心遗址，像一个奇妙组合：有兴国之都的英雄，有金融风暴的中心，有永久的创伤，也有风雨不动的虔诚与沉着。

就像每个人心中交织的爱恨情仇。在曼哈顿的秋日，天空澄明，灿烂的阳光时常被挡在高楼之外。游走其中，不知在哪里听过或见过的《纽约的秋日》在心中升起回响耳边：

两手空空的梦想家们，
注定为这奇异的土地叹息。
这便是纽约的秋日，
我喜爱再次生活在这里。

走过女神的脚趾，便来到哈得孙河畔。被誉为美国象征的自由女神，即位于一眼之地的自由岛上，在曼哈顿边可以看见她高举的火炬。

登船去看自由女神要接受严格的安检。船绕岛半圈，自由女神从各个角度撞向眼睑，10多分钟即到了自由岛。太高了，加上座基，据说有139米，游客只能从各个角度仰视女神。女神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刻有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这就是人们想像中的自由女神，法国著名雕塑家巴托尔迪历时10年艰辛完成雕像，重225吨。

黄昏降临，我看到夕阳下的女神举起手臂，孤独地守着自由岛，看起来有点悲壮。幸而她是神而非人，否则从1876年站到今天，足够寒冷而漫长了。

她一定是寂寞的了，所以把脚伸向了曼哈顿。

古井情怀

■蔡少华

水是生命的源泉，一想到水总是难忘故宅院落里的那口古井。我离开故居50多年了，院落已不再是过去旧模样。木结构破瓦房，变成砖木混凝土结构楼房，古井却依旧完整隐藏于院落一角。古井是历史见证，外面世界天翻地覆，改朝换代，古井却岿然不动。物旧人非，岁月流逝，古井哺育着我们一代一代人繁衍相传。可是，如今古井却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渐渐被人们淡忘。那些与古井有关的人和事如潮水般涌入脑海，沉淀成一段段甜美的记忆。

古井紧依西岘山脚，岩缝里泉水汩汩流淌，清冽可口。井壁由花岗岩乱石垒成，四方井台由花岗岩条石铺成，条石表面已磨得透亮透亮。井台旁留有先人足迹，代代相承依靠它生存、成长。至于何时何人修挖的井已无法考证，只记得我太爷爷起就在井边生活，繁衍好几代人，可见它的历史悠久。周围的井有的填埋了，有的污染发黑发臭，唯有这口井幸存下来。一位上年纪的老邻居说：这口井我们还在呵护着，每逢停水周围住户全依赖它。

在我记忆里，古井边居住着10多户老邻居，每每总能看到左邻右舍老少妇人们围在井旁道坦里，凑在一起刷刷洗洗，有时会窃窃私语、拉家常，有时会在这里谈天说地，发出爽朗笑声。他们的脸上泛着真诚的笑容，整个院子洋溢着大家庭的气息，回忆起来叫人心里暖融融的。

邻居们把古井视为生命一样呵护着，年复一年，还形成许多不成条文的规约，如不准在井台边洗涤，不准往井里抛脏物，不准小孩在井边玩耍……有趣的是炎热的夏天，井水的清凉极具诱惑，我们孩童往往偷偷结伴，提着吊桶到井里打水冲凉、嬉戏。喧闹声惊动了大人，生怕弄脏井水，就出来训斥孩童，看看不听话，就拿“告诉你家大人”相威胁。这一招很灵，孩童们顿时作鸟兽散。

干旱季节，井水虽然见底，但从不干涸，渗出的泉水最为甘爽。少年时也最喜欢大旱时打水了，每个人都用空铁罐自制一个小吊桶，围在井台边的小小吊桶七上八下，与井壁相碰，发出澎澎咚咚的响声，像一曲优美的交响曲。有时绳子互相缠绕在一起，谁也提不上一桶水，你怨我我怪你，发出阵阵尖叫声、呐喊声，在井台上空回旋。当年一起玩耍的孩童如今有的已作古，尚在的也垂垂老矣。童真笑容，回味无穷，使人难以忘却。

穿越历史，回首往昔，记忆犹新。古井边还演绎出感人故事。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瑞城刚解放不久，解放军21军部队南下进驻瑞城，挨家挨户都住进了部队战士。刚见到大部队百姓很惊慌，孩童看到扛枪的更不敢靠近，是古井拉进了兵与民的距离。战士们从不扰民，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百姓做好事，每天打扫院子，给每家担水。那段时间每户人家的水缸总是满满的，井台打扫得干干净净。部队开拔时，乡邻们依依不舍，含情相送。古井旁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赞歌。

古井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凝眸古井在院落一角，显得分外孤独、凄凉、沧桑。希望今天的人们别忘了保护古井，愿古井永远留存。

雨中登万松山

■林 峰

一个秋日下午，天空被厚厚的云层笼罩着，灰蒙蒙的。我照例去登万松山，快到山下停车场时，天下起了雨。

我决定打伞登山，边走边欣赏沿途风景。

路口竖立一牌子，标识着向右定风庵，向左普觉禅寺。普觉禅寺在茶亭旧址旁边，定风庵在哪里？我想了想，没有印象，那就找找看。

一路上，我竭力注视着路两旁，只见高高低低的绿植，满眼绿色，没有任何建筑痕迹。路过滴水岩上山路和下环山园路交汇处，环视一下，不远处有一个空荡荡的亭子。亭的柱子上挂有一对木刻楹联，黑底金字格外醒目，“风物一亭摩诘书，江山万古少陵诗”。绕亭一周，只见远处的飞云江从西到东，犹如一条白练。

突然想起万松山西面转向北面的拐角处下方有一座墙壁黄色的建筑物，难道就是“定风庵”？

于是加快步伐，很快就到了碧瓦黄墙的建筑群前，哈哈，果然不出所料，这里就是定风庵。

我走上台门石阶。台门不大不高，敞开着。匾牌上“定风庵”三个金字浑厚老练，高挂在大门上方。门口楹联写得颇有特点，“定风高岭岭高风定，高岭定风风定岭高”，值得回味。

拜访定风庵，又回到下环山园路，像是完成一桩心事。虽然雨还在不紧不慢，不大不小地下着，步伐却轻快起来。

下环山园路在这里是一个90度转弯，过来就是万松山北坡。北面山势较陡峭，路都是从山体硬生生凿出，遇到沟壑处，铺设栈道。路旁裸露着大块石头，岩石表面布满青苔，或深或浅。在这个下雨天，岩石上、小沟里都蓄满了水，一路欢唱流下，漫过路面，再向山下奔去。因为水流大小不同，落差不同，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咚咚咚”“哗啦啦”……场面颇为热闹。

从下沙塘开始，山路起了变化，时而上坡，时而下坡，转弯也多了起来。绿色植物更多了，也更茂盛了，但万松山更多的是略显纤细的香樟树，看着那细细长长的树干直冲天空且枝叶茂盛，真有点感叹它顽强的生命力。

天色阴暗如一张巨大帐篷，笼盖四野。下雨天，游客和上山锻炼的人很少，常常是走了好一段路也没遇见一人。太静了，静得可以感觉到雨点打在雨伞上发出沉闷而轻微的声响，“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衬托出山林更加幽静。

雨渐渐地停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明月虽还没出来，但夕阳余晖透过云层缝隙投射到万松山，雨后的水珠挂在树叶上、山路间、屋檐下……光线反射、折射、透射着，变幻着七彩光圈，原来的墨绿顿时鲜亮起来。秋天的万松山，没有一丝萧条气息，倒是一派勃勃生机。

当走到万松山南入口牌坊时，瑞湖路上的喇叭声、喧闹声、嘈杂声已清晰可闻。我回首遥望万松山，如同从天上仙境回到人间。

微寓言两则

■毛学辉

缩头乌龟

天上不知掉下个什么东西，落到一只乌龟身上，乌龟立马把头缩进龟壳内。

一只海龟刚好看到，不屑地对乌龟说：“真是胆小鬼，动不动就做缩头乌龟。”

乌龟反驳道：“我缩头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可耻！”

就在这时，天上落下许多葡萄般大小的冰雹。乌龟见状马上把头缩回壳内。

海龟却因为天生不能将头缩回壳内没处躲藏，脑袋被冰雹砸得伤痕累累。

缩头并不可耻，能屈能伸才是生命的强者。

月亮的选择

星星问月亮：“你和太阳白天一起出现在天空时，为什么你的光芒那样暗淡？”

月亮回答道：“我的光芒是太阳给予的，他在的时候，我怎么可能与他一争光辉呢？我宁愿让自己暗淡下来。”

星星又问：“你夜里出现在天空中的时候，为什么这样亮呢？”

月亮解释道：“太阳不在了，我要绽放自己所有的光芒，成为天空中最耀眼的明星！”

之前的暗淡，是为了以后的辉煌。